

公民黨並沒有遵守「的士站原則」

梁立人 資深傳媒人

頂天立地

有些別有用心的官司根本是由公民黨的「訟棍」發動的，他們不是因為責任而接官司，而是因為政治目的而策動官司，是為了狙擊特區政府施政，開拓外備選票而發動官司。公民黨在「的士站」挑客、「誘客上車」，並非要讓乘客達到公平公正的終點，而是借乘客之便，行一己之私，只要能衝擊香港社會的穩定，給「一國兩制」製造難題，就算損害七百萬人的利益也在所不計。

大律師公會主席林孟達趁法律年典禮致辭時，公開捍衛同僚，指去年公會會員曾代表部分人，就社會某階層認為不得人心的爭議輿論而遭受批評。他指部分抨擊涉及語言暴力和逼近人身攻擊式謾罵，是毫無理據，且對大律師的義務、責任和傳統一無所知。

「訟棍」亂港激起公憤

雖然林孟達沒有提出具體案例，但明眼人都知其所指乃去年公民黨律師所代理的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外備居港權等引起社會爭議的案件。事實上，這些案件極不得人心，原訴人的大律師代表更被人指為「訟棍」，不過，這些言論並非少數人的極端反應，而是大部分港人的心聲，從中也可以看到，這些無風起浪，無視公眾利益的大律師引起了社會公憤，已成為香港的人民公敵。

在某些大律師眼中，他們所說的法律高於一切，哪怕是與全民為敵，損害國家民族利益也在所不計。然而在現實中，老百姓需要安居樂業，社會需要穩定和諧，若有人有心玩法，製造社會危機，那即使他高舉公義的大旗，執着法律的利劍，我們也不能任由他們胡作非為，更應該及時指出他們的錯誤，甚至將他們拉下馬來，因為，老百姓的生計，整個社會的前途，絕不能就此埋葬在少數善於玩法的「訟棍」手上。

公會主席林孟達暗指社會對公民黨一眾的抨擊毫無理據，請問，這些批評有哪一處錯了？「港珠澳大橋環評報告」的司法覆核，很

明顯是雞蛋裡挑骨頭的官司，但這場毫無意義的司法狙擊，令納稅人白白賠上了超過六十五億元的巨款；至於「外備居港權」的官司，除了浪費納稅人的錢去打官司外，更有可能為香港埋下一個可怕的計時炸彈，令數以十萬計的外備借此木馬屠城，禍延子孫；此外，之前的「莊豐源案」今日也引爆了內地產婦湧港產子的危機，光是明年便增多了三千五百名雙非港人父母的兒童來港讀書，令香港的福利及教育增加了沉重的負擔。難道鐵一樣的事實，尚不足以成為批評那些知法玩法的法律界敗類的理據嗎？沒錯，在鋪天蓋地的批評聲中，其中也有些稍為過分的謾罵，然而，這只能說明那些以法律條文掩蓋了社會良心的大律師，已徹底激怒了民眾，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既然有心與民為敵，又如何能避得開眾口鑠金，吐你一身唾沫已算是好彩，若再存心搗亂，下次難免會被人頭頂澆上一身臭尿！

「大狀」專門揀客「誘客上車」

林孟達又表示，「法律界奉行超過三百五十年的原則，名為「的士站原則」，即稱排首位的客人夠車錢就可以上車，大律師都一樣，除非有利益衝突，否則不能因為個人喜好，而不接受委託。以確保不會有人因不受歡迎或不得人心而未能覓得法律代表。」言下之意，就是公民黨的律師接這些不得人心的官司，只是履行自己不可逃避的社會責任而已。

林孟達口中的「的士站原則」固然沒錯，可

惜，香港法律界這個「的士站」有些古怪，公民黨律師並非按規矩讓客人上車，而是專門揀客，甚至是誘客上車。

例如在港珠澳大橋一役，申訴人朱婆婆就是並非有心上車的乘客，她在接受傳媒訪問時直言道：「他們同我講，我又睇查，識評，講真，我唔懂得呢條橋，我點有能力？」很明顯，朱婆婆只是一個未受過高等教育的老人家，她對港珠澳大橋對環保的影響認識有限，更沒有足夠的常識及能力去發動司法覆核，而是公民黨的訟棍自編自導自演，借朱婆婆作人頭，挑起一場司法狙擊，左手收政府的律師費，右手收公民黨的政治利益，可謂一舉兩得。

此外，在外備爭取居港權官司中，原訴人也不見得是排頭位有錢上車的客，巧合的是，代表此案的公民黨大律師李志喜同時也是當年莊豐源案的代表律師。李志喜並非等閒人物，她是前律師公會主席，是身價非同小可的資深大律師，如果外備是自發打這場官司，根本不會挑這輛高貴豪華的車來坐。再說，李志喜是公民黨核心成員，其言行不可能不考慮政治後果，如果沒有得到公民黨同意，怎可能接這宗官司？公民黨又怎會全力為外備取得居港權搖旗吶喊呢？說得直接些，這些別有用心的官司根本是由公民黨的「訟棍」發動的，他們不是因為責任而接官司，而是因為政治目的而策動官司，是為了狙擊特區政府施政，開拓外備選票而發動官司。公民黨在「的士站」挑客、誘客上車，並非要讓乘客達到公平公正的終點，



■有市民自製橫幅諷刺公民黨濫用司法覆核，狙擊施政，搞亂香港。

而是借乘客之便，行一己之私，只要能衝擊香港社會的穩定，給「一國兩制」製造難題，就算損害七百萬人的利益也在所不計。

司法界精英應對港人忠誠

不過，林孟達在法律年典禮的發言也並非一無是處，最起码，他讓我們見識到「一國兩制」的貫徹落實並非虛言，因為，大會現場坐滿了達官貴人，令人矚目的是眾多黑袍人士頭頂上的維多利亞時代的假髮，雖然，這些假髮即使在英國本土也不再流行，卻能「禮失求諸於港」，可見本港司法界人士對「殖民統治傳統」的執着，也可證實「一國兩制」可包容四海，只是，希望香港的司法界精英能將對前朝的忠誠轉移到七百萬香港老百姓身上，畢竟，維多利亞王朝早已黃昏日落，今日抬頭所見已是飄揚着五星紅旗的天空！

鍾庭耀才是無中生有

李民理

香港近日有關於「中國人」、「香港人」的爭論，在言論充分自由的香港，大家都可以就此發表意見。

這件事的起因是，鍾庭耀主持的港大民意研究計劃，發表了一項電話抽樣訪問1016名市民的調查結果，指受訪者三成八自稱「香港人」，一成七自稱「中國人」。調查的主要策劃、設計人鍾庭耀，因此在香港市民的「身份認同」上大做文章，發揮他的「研究」一貫「反中、拒共、亂港」的本性。看鍾庭耀其人其事，特別是他主持港大民意研究計劃以來的所作所為及表現，基本上就是如此。

就上述這一項「民調」結果，中聯辦宣傳文體部部長郝鐵川評之為「不科學」。這一批評，恰如其分，切中要害。鍾庭耀這一民調的不科學是顯而易見的。要找論據，易過借火。舉例說，任何民調機構，派出100人，在街頭訪問總共10000人（即要每名調查員各訪問100人），只問一個問題：「閣下是不是香港人？」相信被訪問者9000人以上會答「是」。說不定遇到的一看就是外國人的也會說「是」，因為外國人移民香港，成為永久居民，也就是「香港人」。至於遊客，包括內地遊客或貌似華人的亞洲地區遊客，最多只是幾百人。如此說來，認同自己是「香港人」的佔了九成以上，遠遠超過鍾庭耀的三成八。舉這樣的例子，只是為了證明這項民調的不科學。

鍾庭耀在受到批評後，既不虛心，也不尊重別人的客觀意見，反而擺出

「老子天下第一」的架勢指責郝鐵川「無中生有」、「非常籠統」、「言論偏離學術研究」、「出於政治動機」。鍾庭耀的最後表態是「唔值得回應」。

由上述簡單的過程介紹可以看出：第一，鍾庭耀是一名長於詭辯的學者，他明明作了一大堆的回應，卻還面不改色地說「唔值得回應」。這種詭辯，容易在不知不覺中令市民上當。第二，鍾庭耀指郝鐵川的言論「出於政治動機」，這當然是鍾庭耀為掩蓋他的「研究」相當的不科學，再說，以鍾庭耀一貫的立場和「研究」作風，他的「研究」有沒有「政治動機」呢？這一點，由鍾庭耀捫心自問吧。

民調分裂港人別有用心

第三，鍾庭耀指郝鐵川的批評「非常籠統」，其實，這不但是籠統，而是抓住要害，一針見血的批評，否則，難道要郝鐵川講幾小時或出一本專著來剖析鍾庭耀是次「民調」的不科學？想別人這樣做，鍾庭耀又有何德何能？第四，鍾庭耀回應郝鐵川批評的說詞之中，最不通和偏離事實的是「無中生有」四字。郝鐵川根據鍾庭耀的「民調」結果作出批評，怎麼會是「無中生有」？坦率地說，這類鍾庭耀式「中國人」、「香港人」的調查，才是真正的無中生有。所有香港華人都是中國人，有甚麼好調查？只有「港獨」思維非常濃重的鍾庭耀，才會虛耗資源去進行這種別有用心「民調」！

就算勝方的支持度亦難以服眾，只代表何為落後較少者。

有當天投票者向筆者表示，投票安排很難令投安心，首先，私隱度不足，其身份證的資料先讓臨時拉雜成軍的義工過目，再是可能被開名記錄再讓稍後其他方納入數據庫，又不知誰人有權去查閱，「投票」時，只是義工捱寒氣以衣物遮擋其他途人的視線，全無私隱可言。保安和公關工作顯然未夠班，更不用提危機風險處理和善後功夫，後來也是把載有市民資料的數據庫草草處理了事，投票人士總不希望日後可能被加入泛民的立法會選舉的告急聯絡通訊錄。

「初選」兒戲，上訴機制欠奉，難怪筆者亦有友人認為該「初選」不知所謂，只是兩人欲循超級區議員身份競逐立法會議席的前哨戰，以博取政治宣傳和曝光率。「初選」論壇亦只有零星從網上傳聞或友人口中得知，雷聲大雨點小，反對派擺明想草草了事謝幕算了。

馮檢基雖為地區小政黨項目，全黨人力資源傾巢助選，而馮的親和力卻遠勝何；反觀何，陳腔濫調，左一句「反霸權」，右一句「多一個選擇」，完全沒有個人風格，勝出只是因為民主黨在反對派多年的江湖領導地位而不是其個人的政績和威望，由其黨友或黨外人士所組成的所謂內閣閣員各懷鬼胎，即使何勉強入沙園踱步也只會自暴其短，出醜於人前而與泛民及支持者預期差天共地。

選舉應是有認受性的，亦該是由政府機關籌辦才是唯一有認受性和達至全民合法合憲參與的，其他一切民間推舉候選人皆屬政治不正確和邏輯有誤，普羅市民應不予認受。

周穎進

香港浸會大學
政治及國際關係系學生



■香港浸會大學政治及國際關係系學生周穎進。

香港人在公德心、公民社會等方面較內地成熟，卻無礙我們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雖然香港要界定身份認同仍有很遠的路要走，但希望我們不僅着眼於相異之處，同時在相同之處下工夫。

作為一個曾在內地交流的香港學生，今天就想社會中有關香港被邊緣化及中國人或香港人身份認同的討論，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對這議題的看法。

到內地交流感受良多

郭中行 資深評論員

反對派的特首參選人初選鬧劇已於日前落幕，何俊仁最終憑着民主黨較強的地區動員能力，發動支持者一批接一批到票站投票，最終勝過馮檢基並代表反對派出選特首。而當日社民連及「人民力量」四處衝擊票站，辱罵工作人員，更令到這套初選鬧劇再添荒謬色彩。表面上何俊仁及馮檢基都在初選中抽水成功，但兩人在競選時的針鋒相對，互揭醜聞，將來會否影響兩黨的合作關係，甚至令討論多年的兩黨合併一事再生曲折，也令人懷疑，而在鬧劇中再次凸顯反對派中人為利爭先的不堪面目。

志在「超級區議會」無變

不管怎樣，何俊仁還是成為了反對派的代表，可以繼續「吸引」傳媒的關注，而馮檢基及民協經此一役，也得到了宣傳的效果，對於志在參選「超級區議會」議席的何馮兩人都是得其所哉。然而，近日政界傳出風聲，指兩人最終竟決定留守原來選區，民主黨會改由九西地區工作一無是處但知名度的涂謹申出選，而何俊仁與李永達將留守新界西；而馮檢基也決定留在九龍西，至於「超級區議會」議席則會派民協九龍城區議員莫嘉嫻出選，消息更指民協為打響莫的知名度，在換屆時將捧其成為民協主席云云。而兩人最終不出選的原因，據稱是擔心新人難以接班，如果兩人出選後其原來議席被其他黨派瓜分，兩黨將會得不償失，所以寧願「刀仔鋸大樹」，派出名

大學生看港人身份認同

當我在內地交流的時候，有一位教授曾說過，香港就像一個跟父母失散多年的小孩，回家後，仍未能融入家庭或自覺格格不入。就我看來，這種格格不入正是香港回歸之後，仍覺得自己跟內地有差距，所以不願意投入成為主流中國人的心態身份，而將自己放在一個較為邊緣的位置。另外有位內地的外籍教授曾打趣地說：「當中國有好事時，香港人便自稱是中國人；而中國有負面新聞時，便輪打贏要地說自己是香港人。」

這種冷眼旁觀，把自己處於中國人身份邊緣的心態，正是我前往上海交流前及初期的心態。但當我在內地日子漸長，我這份心態亦有了改變，如果這一刻被問及，我仍會自稱是中國內的香港人，但答案背後的心態卻有了變化。以往自稱是中國內的香港人，我會隱隱地覺醒香港人的公德心、公民社會等各方面都比內地優勝，但到了內地，發覺內地的同學也認同並接受這一點，但他們의 回應卻是明白自己的不足，並準備全力追上這些我們自認為優越的地方。反觀我們卻仍在冷眼旁觀，看別人如何比我們不足，而不願意承認自己已經是中國和中國人的一部分。如果我們仍未

能承認這個事實，又如何應對這身份認同所帶來的改變？

應在尋求兩地相同之處多下工夫

現在的我仍會自稱是中國內的香港人，無疑，香港人仍然在公德心、公民社會等方面較內地成熟，卻無礙我們承認自己是中國人的身份。

最後，我想提出兩點有關香港人界定身份認同時要注意的地方。自最近嶺大學生會事件後，一些大專院校出現了內地與香港同學之間的罵戰，例如內地人搶盡香港人資源等論點。固然這種訴諸感受的罵戰是一種界定身份認同的手段，但卻是一種不健康的手段。其次，我認為香港人在界定自己身份前，應先接受自己已是中國和中國人一部分，去想香港有哪些核心價值要盡力持守，而不是不斷地否認這事實來建構香港人的身份。作為土生土長的香港人，我以作為獅子山下的一分子為榮。而撇開內地複雜的政治，我亦以作為一個中華兒女為榮。雖然香港要界定身份認同仍有很遠的路要走，但希望我們不僅着眼於相異之處，同時在相同之處下工夫。（本文摘錄自香港電台《左右紅藍線》節目。）

何俊仁馮檢基立會部署故佈疑陣

不見經傳或是在區內聲勢下滑的黨員博一博，以免老巢不保。

這些消息明顯是由兩黨人士放出來的，否則外人怎可能知道兩黨的選舉部署。而何馮留守老巢之說表面上也有一定道理，原因是兩黨都面臨青黃不接的問題，派實力不強知名度不高的新人接位，隨時被其他政黨吞併。但如果因此就認為何馮兩人真的就此放棄「超級區議會」議席則難以令人信服，反令人覺得是兩黨的故佈疑陣，令觀眾兩人議席的政黨不敢輕舉妄動，才是主要目的。

首先，兩人擔心原來議席不保，這種擔憂不可能今天才出來，由他們第一日宣佈參選特首時便應知道，既然早已有危機，兩人又何必借參選特首來政治抽水呢？馮檢基又何以至今都不敢明確否決參選「超級區議會」議席？如果兩人早決定要留守老巢，那他們根本不會花費大量精神時間，甚至舉全黨之力來參選一場沒有勝望的選戰。現在政治油水抽過了，鬧劇也演過了，到頭來才說要留守原來選區，並由其他黨員代替參選「超級區議會」議席，根本說不過去。

警告其他黨派不要「偷雞」

而且，參選「超級區議會」，面向的是全港選民，選舉經費動輒數百萬元，就算是大黨要承擔如此龐大的選舉經費都不容易，對參與政黨來說這個議席絕對是不容有失，否則就真的是「虧大了」。在這種情況下，各黨肯定會派出最有勝

望最具知名度的代表出選，何馮兩人正是最合適的人選，怎可能隨便找一個人來頂替。最可笑的是民協這個蚊型政黨，竟然是要找一個名不見經傳的區議員出戰，這究竟是民協的自信心太強，認為躺著也能選上，還是因為近年經營社企收入不菲，令民協可以不計成本只求參與呢？

就算從原來議席的保險系數上分析，何俊仁在新界西已經連任多年，民主黨在區內實力雄厚，各區分工清晰，就算何俊仁不選找其他人代替，以新界西議席之多，以民主黨權腳之厚，要保送一人當選並不困難，並非是非何俊仁不可。而馮檢基及民協向來重點經營深水埗、九龍城，在區內有不少鐵票，就算馮檢基不選，找廖成利甚至是莫嘉嫻也有機會，過去只是馮檢基一直霸着位置，令其他人難以出頭，並非是只有馮檢基才有能力擔此重任。加上新界西、九龍西經過多年的選舉，票源已經相對地穩定，打着同一招牌換其他人選的風險其實不算大，何俊仁及馮檢基又怎可能為了保住老巢，就放棄參選「超級區議會」議席的機會呢？

說穿了，兩人不過是在選前故佈疑陣，向外界表示兩人將會留守老巢，意思是其他黨派不要以為可以偷雞，藉着兩黨新舊交替，就派人落區搶位，以免加大新人接班的風險。至於「超級區議會」議席含金量重，加之成本不菲，兩黨絕不能派新人冒險，最終還是會派何馮兩人出戰。

反對派「特首初選」是政治鬧劇

朱家健

官員交流發起人
青年與政策局

反對派的「特首初選」終在一片爭議聲中於上周日結束，民主黨主席何俊仁擊敗了民協的馮檢基。作為反對派龍頭政黨的話事人，何不但未有贏得清脆利落，反而陷於苦戰才告險勝。

該所謂「初選」，在正式「投票日」前，兩人支持度的百分比均為單位數，這證明兩人認受性不足，而且，所謂「初選」的政綱亦含糊，間中，也借在公開場合攻擊唐、梁兩人而增加曝光，甚至是何、馮內訌假戲真做而意圖收宣傳之效。

隨着「初選」落幕，為這場沒有多大意思的政治騷擾埋單，此場二選一枕頭戰，叮噠馬頭，誰勝誰負也影響不了大局，反正市民亦知其認受性甚低，此一點可以從投票人數看得出，全港九新界由早上十時至晚上七時，總投票人數只有三萬餘人(次)，亦有心水清的人士指出，即平均每五十一秒有一名市民在「票站」投票，即使電腦網絡暢通無阻，登記、核實、投票、確認等亦需時，更何況當天有兩個「票站」因網絡故障而關閉，亦有票站疑被「人力」支持者滋擾而有所延誤，怪不得有人說有造馬誇大投票人數之嫌，所公佈的數據也未免太牽強。

再說「投票」的安排，所謂票站，只是一個流動的檯攤，工作人員是兩名候選人所屬政黨的義工和網上招募只有象徵性車馬費的青年，義工還要自備平板電腦作投票器材。參加「投票」的市民在登記了身份後，便在那網上平台作出兩名候選人或棄權的選項，因為技術問題，投票恍如記名投票，亦因設計漏洞，難保出現同一市民在不同票站投票給同一候選人，如果有人存心要操控票果都是有可能的，所以得票率偏差大，